

“来”的系谱学*

——谈汉语隐性轻动词结构的言内之意

蔡维天

提要 本文从生成语法的角度切入,主张汉语动词“来”的二元用法只是表象,其施事、存有及使事等结构均由动词提升所形成。推而广之,“来”其实只有非宾格动词的一元用法,其余的都配合上位的隐性外轻动词如 DO、EXIST、CAUSE 衍生而来,也因此才有了所谓的“言内之意”。文中也深入探讨了轻动词作为隐性范畴所衍生的种种议题(如证伪性、多样性及能产性等等),希望能为这条思路开创一个新的格局,并打通语言内延(intensional)和外延(extensional)这两个向度的任督二脉。

关键词 “来”;隐性轻动词;汉语语法;动词移位;轻动词句法

一 序言:言外之意 vs. 言内之意

作为一个句法学家,原本的研究焦点在于词序的排比;但长期以来的生聚教训也让我们警醒到语句诠释和使用的重要性。这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谈:一是言外之意,主要属于语义和语用的现象。首先是语义上的衍推(entailment):如果并列结构例(1a)为真,那么含有其并列项(conjunct)的例(1b)也为真。

(1)a. 我喜欢哲学和数学。 ⇒ b. 我喜欢哲学。(衍推)

其次是语义上的预设(presupposition):特征是无无论肯定或否定用法均不影响其真值(truth value)。举例而言,如果肯定式例(2a)为真,例(2b)也一定为真;有趣的是,若其否定式例(3a)为真,例(3b)(=例(2b))还是为真(参见蔡维天 2004)。

(2)a. 我只喜欢哲学。 ⇒ b. 我喜欢哲学。(预设)

(3)a. 我不只喜欢哲学。 ⇒ b. 我喜欢哲学。(预设)

通过这项测试的意涵便可称之为预设,而前面提到的衍推便不具有这项特质——“我不喜欢哲学和数学”无法推导出“我喜欢哲学”。

最后是语用上的隐涵(implicature):如例(4)中的对话,甲君用正反问句,乙君只针对有无

作者简介:蔡维天,男,台湾台中人,博士,台湾清华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汉语句法、南岛语句法、语法理论、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电邮:wtsai@mx.nthu.edu.tw。

*本文写作期间曾得益于冯胜利教授、何万顺教授、黄正德教授、邓思颖教授、杨亦鸣教授的指正,并获得台湾国科会计划〈模态词与模态性的跨语言研究〉(NSC 98-2411-H-007-051-MY3)的资助,谨此致谢。最后笔者还要郑重感谢《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及两位匿名审稿学者提供的宝贵意见及鼎力协助。

两个选项回答,因此实际上他有六块或更多的钱也不算说谎。

(4)甲:你有没有五块钱?

乙:我有五块钱。

相较之下,例(5)中的对话,甲君用疑问词问句,乙君若也回答“我有五块钱”,则可推论他没有比五块更多的钱,这属于文献中所谓的级差隐涵(scalar implicature)。

(5)甲:你有多少钱?

乙:我有五块钱。 ⇒ 没有比五块更多的钱(级差隐涵)

此时如果乙君有六块或更多的钱,我们便会觉得他没说实话,这是因为违反了对话中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 参见 Grice 1975)。

而本文要谈的则是一种“言内之意”,主要属于词法和句法的现象,常常会给人一种句法和语义无法搭配的感觉。举例而言,例(6a)的言内之意讲明白了就是一种事件层次的致使用法,可解为例(6b),是以“让”为中心的轻动词结构(参见 Huang 1994;邓思颖 2010 等)。而例(7a)的言内之意就是具有工具意涵的凭借用法,可解为例(7b),是以“用”为中心的轻动词结构(参见 Lin 2001;Feng 2005 等)。

(6)a. 那把刀切得我直冒汗。

b. 那把刀让我切得直冒汗。

(7)a. 我切那把刀,你切这把刀。

b. 我用那把刀切,你用这把刀切。

Tsai(2015)及蔡维天(2016)则从句法制图(syntactic cartography)的角度切入,将例(6a、b)中的现象归类为外轻动词(outer light verb)用法,属事件性谓语(eventuality predicate),引介域外论元(external argument)如使事者(Causer)、施事者(Agent)。我们采纳 Huang(1994、1997)的看法,主张例(6a)的言内之意事实上来自一个隐性范畴(silent category),亦即听不到的“让”,姑且以 CAUSE 代之,如例(8a)所示。接着主要动词上移,加接在这个隐性的外轻动词之上;其句法推衍可图解如(8b)。

(8)a. 那把刀 CAUSE 我切得直冒汗。

b. 那把刀 [[切得]_k+CAUSE] 我 t_k直冒汗。

相较之下,例(7a、b)中的现象则被归类为内轻动词(inner light verb)用法,这个隐性的“用”就标示为 USE(或 WITH 亦可,因其性质介于英语的动词 use 与介词 with 之间),如(9a)所示。如此一来,其句法推衍便可概略图解如(9b)。

(9)a. 我 USE 那把刀切

b. 我 [切_k+USE] 那把刀 t_k

内轻动词的主要功能在于引介非核心论元(non-core argument)如工具、途径、凭借等,相当于非洲班图语中的施用词(applicative)。^①

蔡维天(2017)则指出文献中内轻动词分析和施用词分析其实可以统整起来:以非洲金扬万答语(Kinyarwanda)(10a)为例,其表工具和地点的施用词缀-iish、-ho 紧紧贴在动词词根之后,分别引介如卫星环绕的非核心论元 íngwa‘粉笔’及 ikibáho‘黑板’。相较之下,汉语则展

^①语法文献中对相关现象的分析其实大有百花齐放之势,如 Li(2014)和张冲、Larson(2017)都各有精采的解法,不及一一详述。本文仅就与句法制图理念相容的思路做讨论。

现其强势分析性(robust analyticity, 参见 Huang 2015); 在轻动词组边缘地带投射出层次分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半)虚词结构, 这点看汉语对译(10b)便一目了然。

(10)a. úmwáalimu y-a-andik-iish -ijé-ho

老师 第三人称单数对协—过去—写—工具施用—体标记—地点施用

ikibáho imibáre íngwa.

黑板 数学 粉笔

b. 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数学。

顺便一提, 有些学者可能会担心隐性范畴分析被滥用, 而这点忧虑也的确应该谨慎面对。事实上, 我们可以向天文学借镜, 黑洞(black hole)理论的验证便是最好的例子: 这种天体的引力场连光都不放过, 那我们该如何观察? 又如何能证实它的存在? 答案即在于其周边效应: 黑洞不但吞食物质, 也会喷发物质(如带正电荷的粒子), 形成可供观察的高能辐射喷流。此外, 其周遭气体仍会发光, 圈限出黑洞的边界(或称事件视界(event horizon)),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科学家能照出黑洞的相片(亦即照出的并非黑洞本体, 而是其边界)。

以此观之, 我们可以说言内之意其实就是隐性轻动词的周边效应, 再加上韵律配置上的条件限制, 让我们对轻动词的语法特质和运作机制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以下我们将研究焦点放在汉语中“来”的二元动词用法, 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证。

二 古今汉语中“来”的二元动词用法

汉语的“来”常被当成典型的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 一方面是基于其“从无到有”的存在意涵(参见 Huang 1987), 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允许倒装(inversion)的用法, 如例(11a、b)所示。另一方面, “来”的论元也不必是个施事者(Agent), 有例(12a、b)为证:

(11)a. 来三个人!

b. 一共来了三个人。

(12)a. 包裹来了。

b. 问题来了。

这些证据都显示“来”没有域外论元(external argument), 只选择了一个论旨(Theme)合并并在动词组内; 若有主语也是从下面移上来的。

有趣的是“来”在其他结构中似乎也有典型二元述语的用法(参见吕叔湘主编 1980; 黄正德 2007), 亦即主语为使事者(Causer): 如例(13a)其意近于“他送过两封信来”, 例(13b)近于“我们可以再派两个人来帮忙”, 而例(13c)之意则与“我再点两碗牛肉面来”相近:

(13)a. 他来过两封信。

b. 我们可以再来两个人帮忙。

c. 我再来两碗面!

另一组“来”的二元用法则以倒装的形式出现, 并以时间、空间为主语, 此即一般所谓的地域存有结构(locative-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如下例所示:

(14)a. 去年一共来过九个台风。

b. 村子里来了两个官员。

c. 昨天我来了两个亲戚。

例(14a)可解为“去年一共有九个台风来过”, 例(14b)则可解为“村子里有两个官员来了”。事

实上,这类结构仍允许类似历事者(Experiencer)的主语,如例(14c)即可解为“昨天我有两个亲戚来了”。

最后也最令人讶异的是,“来”也允许最狭义的施事用法,例如“胡来”有“胡作非为”的意思,“这个我自己来”则有“这个我自己来做”之意;更复杂一点的结构如例(15a、b),前者可解为“上次大厨做了两碗面来给我”,后者可解为“我来表演一段四郎探母”:^②

(15)a. 上次大厨给我来了两碗面。

b. 我来一段四郎探母,你来一段大闹天宫。

事实上,古汉语中也有非常类似的现象:例(16)是“来”的典型用法,而例(17)的“来之”则属上述的二元谓语,亦即文献中所谓的使动式(请参阅王力主编 1962;王力 1980 等),有“招揽”“使之来”之意;后续的句子例(18)也充分反映出这种使动用法,因此可解为“既然让他们(远人)来了,就要让他们安定生活”:

(16)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17)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则修文德以使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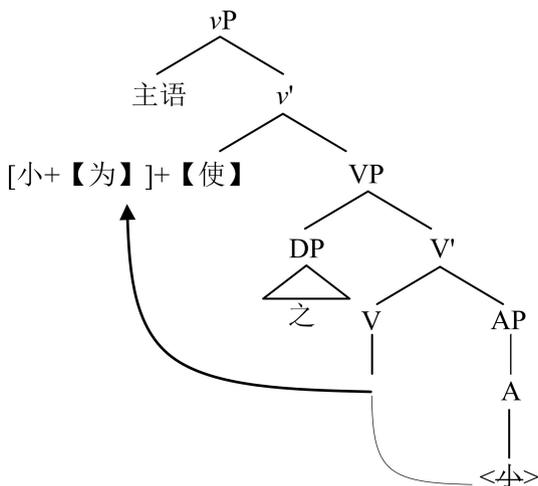
(18)既来之,则安之。

≈既使之来,则使之安。

冯胜利(2005)曾指出古汉语有两种“小”的及物用法,都可以分解为隐性轻动词结构(covert light verb structure)。其一为上述的使动式,如“斫而小之”可解为“斫而使之小”。我们可以从轻动词分析的角度切入来彻底落实这个洞见,(19a)的结构推衍便可图解为(19b)(【】内为轻动词的隐性对应成分,如【使】即听不见的“使”。<>内则为动词移位后留下的拷贝(copy),到语音部门 PF 便会被删掉)。

(19)a. 小之

b.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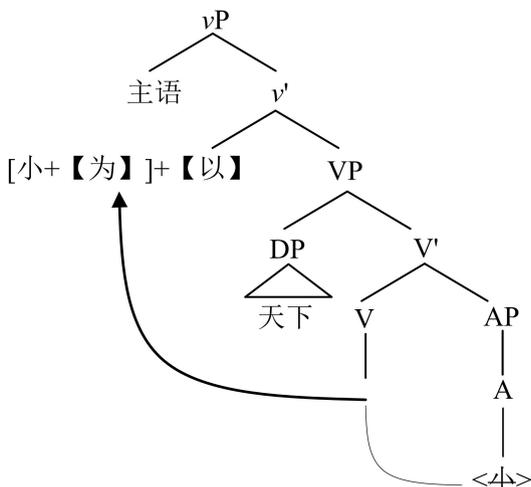


“小”的另一类及物用法则属意动式,如“登泰山而小天下”即“登泰山而以天下为小”之意;而上面的分析模式也可一体应用于(20a),如图(20b)所示。

^②施春宏、李聪(2018)从构式语法和场景理论的角度对这类用法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将其分为事情承做型(如“来盘棋”)与任务承担型(如“来前锋”),两者同属分派事务的场景(亦请参见张伯江 2014)。

(20)a. 小天下

b. ...



由此观之，古汉语中隐性轻动词的运作也很可能发生在现代汉语：事实上，近年来有一股“及物化”的复古潮流已蔚然成风。这个现象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接受度相对较高。齐沪扬(2000)的观察颇具代表性，该文指出许多非述宾结构都开始向述宾结构靠拢，造成汉语及物动词的数量愈来愈多，有下面几个例子为证。

(21)a. 他常[为人民]服务。

b. 他常服务[人民]。

(22)a. 他常[用毛笔]写字。

b. 他常写[毛笔]字。

(23)a. 我们[在北京]相见。

b. 我们相见[北京]。

Cheng & Sybesma(2015)则注意到汉语心理动词(psych verbs)如“担心”“好奇”常有类似用法，因而提出了施用词(applicatives)分析。

(24)a. 他[为小孩儿]担心。

b. 他担心[小孩儿]。

(25)a. 他[对这件事]很好奇。

b. 他很好奇[这件事]。

另一方面，蔡维天(2017)认为施用结构(applicative structure)和轻动词结构在汉语其实是一回事，全拜其强势分析性所赐。该文同时提出了大量证据显示及物化的发展已进入下一个阶段，不但渗入特定文体，能产性也愈来愈高：例(26)中的台湾报纸标题和例(27)中谈话性节目的口语便是绝佳例证：③

(26)a. 伊朗断交沙国。(≈伊朗跟沙国断交。)

③此处一位匿名审查学者指出例(27c、d、e)在普通话中接受度不高，笔者也认为这的确是一个汉语演化中的灰色的地带，而且在语体和韵律上仍有极大的限制：如宾语一般都是单音节代词，而且都是从口语对话的自然语料中撷取出来。此外这样的用法跟例(26)中的报纸标题一样，在叙事文体中极为少见。详细讨论请参见蔡维天(2017)。

- b. 蔡康永牵手小 S。(≈蔡康永跟小 S 牵手。)
- c. 秦凯求婚何姿。(≈秦凯跟何姿求婚。)
- d. 法陆空罢工添乱欧洲杯。(≈法陆空罢工给欧洲杯添乱。)
- e. 美国联邦法官打脸川普。(≈美国联邦法官将川普打脸。)

(27)a. 有没有人发问你? (≈有没有人对你发问?)

- b. 他常轻挑女生。(≈他常对女生轻挑。)
- c. 报纸一直吹牛他。(≈报纸一直为他吹牛。)
- d. 薇如紧张我……(≈薇如为我紧张……)
- e. 他还想要索赔对方。(≈他还想要跟对方索赔。)

除了内轻动词的案例,隐性外轻动词的用法也所在多有。试比较下面例句:一般而言,“恶心”应属不及物谓语,如例(28);但近年来却常常能看到非典型的及物用法,如例(2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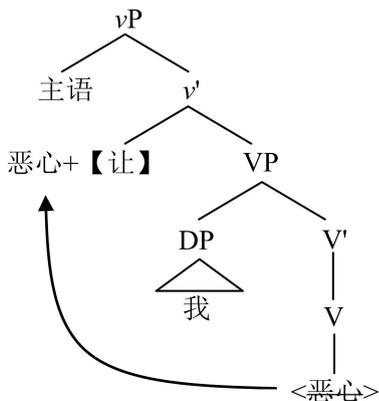
(28)你真的很恶心!

(29)a. 你别恶心我,成吗?(《人民的名义》第 45 集,21:23)

b. 你别让我恶心,成吗?

而例(29a)又可理解为“让”为核心的轻动词结构,如例(29b)。如此我们便能一以贯之,将移位机制应用在“恶心我”的分析之上,其推衍过程图解如下(【】内为轻动词的隐性对应成分,如【让】即听不见的“让”。<>内则为动词移位后留下的拷贝,到语音部门 PF 便会被删掉)。^④

(30)...



如此一来,古今使动式的通性便透过形式分析显露出来,藉此我们也能够打开格局,开始探索这条思路的适用范围和理论极限,将其方法论推广到“来”的各类及物用法之上。

三 外轻动词句法和动词移位

若从轻动词分析的角度来检视以上“来”的多义性,一开始必然是千头万绪,似乎每个句式都需要新创一个隐性的轻动词;以(13a-c)为例,我们可以假设有个听不到的轻动词在动词组上层出现,分别跟“送”“派”“点”相对应,如(31a-c)所示。

^④有趣的是,台湾华语的“恶心”若要接宾语,就必须多加一个“到”才行,如下例所示。

(i)你真的很恶心到我了!

这显示及物化只是表象,“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宾格论元 (accusative argument),而应归类为与格或旁格论元。同样的思路从近代汉语“于”(及现代汉语“到”)的失落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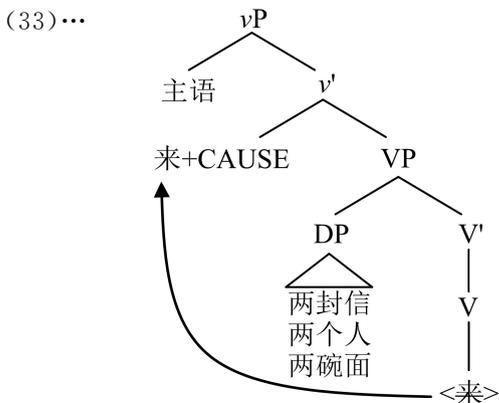
(ii)a. ……须连累于我。(《水浒传》第二回) b. ……必定会连累(到)我。

- (31)a. 他【送】过两封信来。
 b. 我们可以再【派】两个人来帮忙。
 c. 我再【点】两碗面来!

而这也是轻动词分析常受质疑之处:是不是又要增设品项繁杂的虚词范畴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如此不但违反了语法简约的理念,又削弱了理论层次的解释力。作为回应,我们主张更进一步将【送】、【派】、【点】的通性萃取出来,用一个隐性使事轻动词 CAUSE 概括,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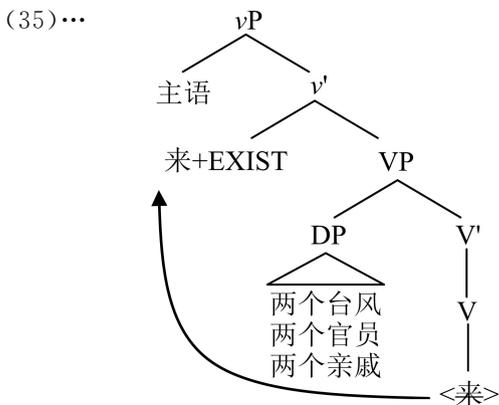
- (32)a. 他 CAUSE 过两封信来。
 b. 我们可以 CAUSE 两个人来帮忙。
 c. 我再 CAUSE 两碗面来!

之后 CAUSE 还会将主要动词“来”吸引上去,形成表面的词序,今图解如下(其他细节的衍生过程与主线分析无关,从略):^⑤



同理,地域存有结构(14a-c)也可以用和一个和“有”对应的隐性存在轻动词 EXIST 来概括解释其存有意涵,如(34a-c)。其推衍过程可图解如(35):

- (34)a. 去年一共 EXIST 两个台风来过。
 b. 村子里 EXIST 两个官员来了。
 c. 昨天我 EXIST 两个亲戚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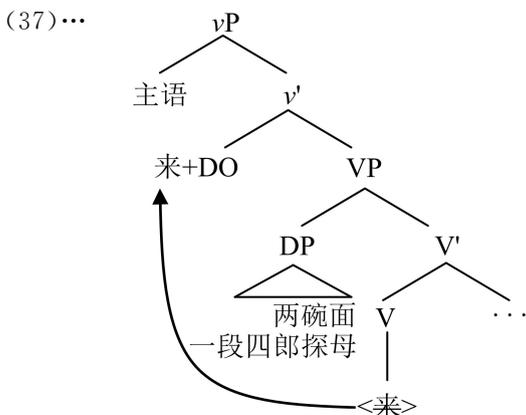


^⑤“来人啊!”这类祈使句也是使事用法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基础语义可分析为“叫人来”加上表祈使语气的“啊”。其相应基底结构则为“CAUSE 人来”,经动词移位至 CAUSE 而得出“来人”的语序。

最后一组句子(15a、b)照样可以“做”“表演”的隐性对应来理解其言内之意,如(36a、b)所示:

- (36)a. 上次大厨给我【做】两碗面来(吃)。
 b. 我【表演】一段四郎探母来(给大家听)。

这种看似施事的用法其实只是假象,其语法特质由隐性轻动词 DO 作一概括便可得出,今图解如下:



值得一提的是,施春宏、李聪(2018)对于这类扩展用法有相当细致的探讨,认为下例中的“来”已可视为代动词(pro-verb);虽然该文是从构式特征和能产性着眼,其洞见却跟轻动词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英文的 do 就有代动词的功用)。

- (38)a. 遇到问题要好好商量,别来硬的。
 b.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轻动词分析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确立“来”作为引介趋向、目的补语的句法地位:一般而言,如有隐性轻动词在结构高层出现吸引“来”上移,句子便会出现倒装的情况;倘若上层出现的是实词,那么“来”便趁势发展出趋向、目的的用法,此时可视语法条件选择留在原位或前移,如例(39a、b)。^⑥

- (39)a. 他们又派两个人来帮忙。
 b. 他们又派来两个人帮忙。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抽离总括的过程跟显性轻动词的语义泛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打”可用于“打油”“打饭”“打字”“打手机”“打下手”“打契约”“打商量”“打的”“打破”等;如“弄”用于“弄饭”“弄车”“弄人”“弄鬼”“弄东西”等;又如“搞”用于“搞鬼”“搞事情”“搞卫生”“搞运动”“搞外快”等。事实上,跟事件相关的外轻动词经概括后为数并不多,也不过就 DO、BE、EXIST、CAUSE、BECOME 几个,屈指可数(参阅 Huang 1994、1997;冯胜利 2005;邓思颖 2010)。而跟非洲班图语系施用词相应的内轻动词也非常有限,大致上包含对象(TO)、工具(USE)、与事

^⑥“来”在动词组下层也进一步语法化而产生已然的用法,常含有特殊的念力(illocutionary force),如下例所示:

- (i)a. 你都忙什么来着? b. 别告诉他我去游泳来着。

此外,“来”也可以跟模态词(modal)连用(参见吕叔湘主编 1980),有下例为证:

- (ii)a. 这事我做不来。 b. 这事说来奇怪。

(WITH)、时空(AT)、受惠(FOR)、蒙事(AFF)等(参阅 Tsai 2015、2017;蔡维天 2016、2017)。

四 结语

总结而言,我们认为汉语“来”的论元结构其实并无一元、二元之分;其施事、存有、使事等用法的域外论元都是由隐性外轻动词引介而来的。有了上述分析的加持,我们便可将“来”一律视为非宾格动词;其上若出现能够匹配的事件性谓语如 DO、EXIST 及 CAUSE 等,那么动词提升(verb raising)的机制便会启动,造成“来”看似二元述语的假象。本文藉开拓此条思路对其系谱源流提出了简明的分析,避免了过度繁杂的分类,进而掌握住“来”三类及物用法间的通性与个性。

参考文献

- 蔡维天 2004 谈“只”与“连”的形式语义,《中国语文》第 2 期。
- 蔡维天 2007 重温“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谈汉语疑问句和反身句中的内、外状语,《中国语文》第 3 期。
- 蔡维天 2010 谈汉语模态词其分布与诠释的对应关系,《中国语文》第 3 期。
- 蔡维天 2013 从生成语法看汉语蒙受结构的源起,载吴福祥、邢向东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六)》,商务印书馆。
- 蔡维天 2016 论汉语内、外轻动词的分布与诠释,《语言科学》第 4 期。
- 蔡维天 2017 及物化、施用结构与轻动词分析,[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第 19 期。
- 邓思颖 2010 《形式汉语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冯胜利 2005 轻动词移位与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语言科学》第 1 期。
- 黄正德 2007 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与其句法表现,《语言科学》第 4 期。
-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 2000 《现代汉语短语》,张斌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施春宏、李聪 2018 “来+NP”的构式特征及其能产性,《当代修辞学》第 6 期。
- 王 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 王 力主编 1962 《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 张伯江 2014 从“来”的代动用法谈汉语句法语义的修辞属性,《当代修辞学》第 4 期。
- 张 冲、Richard Larson 2017 汉语中的轻语类和双系式移位,《韵律语法研究》第 2 辑第 1 期。
- Cheng, Lisa Lai-Shen & Rint Sybesma 2015 Transitive psych-predicates. In Y.-H.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 Wei-Tien Dylan Tsai(eds.)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207–2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2005 *Studies on Chinese Prosodic Grammar*.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Grice, H.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eter Cole & Jerry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Vol. 3,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uang, C.-T. James 1987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Chinese and (in)definiteness. In Eric Reuland & Alice ter Meulen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efiniteness*, 226–253.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uang, C.-T. James 1994 Verb movement and som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i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 587–613.
- Huang, C.-T. James 1997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45–89.
- Huang, C.-T. James 201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In Y.-H.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 Wei-Tien Dylan Tsai (eds.)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1–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Y.-H. Audrey 2014 Thematic hierarchy and derivational econom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 295–339.
- Lin, T.-H. Jona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Tsai, Wei-Tien Dylan 2015 A tale of two peripher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adverbials, light verbs, applicatives and object fronting. In Wei-Tien Dylan Tsai (ed.) *The Cartography of Chinese Syntax*, 275–2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ai, Wei-Tien Dylan 2017 On split affectivity in Chines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7(2): 407–432.

The genealogy of *lai*: On the intrinsic meaning of implicit light verbs in Chinese

Tsai Wei-Tien Dylan

Abstract Under the generative approach,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many instances of apparent transitive usages of *lai* ‘come’ are all but illusions, and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verb raising to an implicit outer light verb. More specifically, the “hidden meaning” of these construals comes from silent categories such as DO, EXIST, and CAUSE, which attracts the main verb due to prosodic considerations, triggering word order changes. We also look into issues concerning the falsifiability, diversity, and productivity of our analysis, while aiming to find a wa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intensional and extensional aspects of human language.

Keywords “*lai*”(来); implicit light verbs; Chinese grammar; verb movement; light verb syntax

(蔡维天 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王正刚)